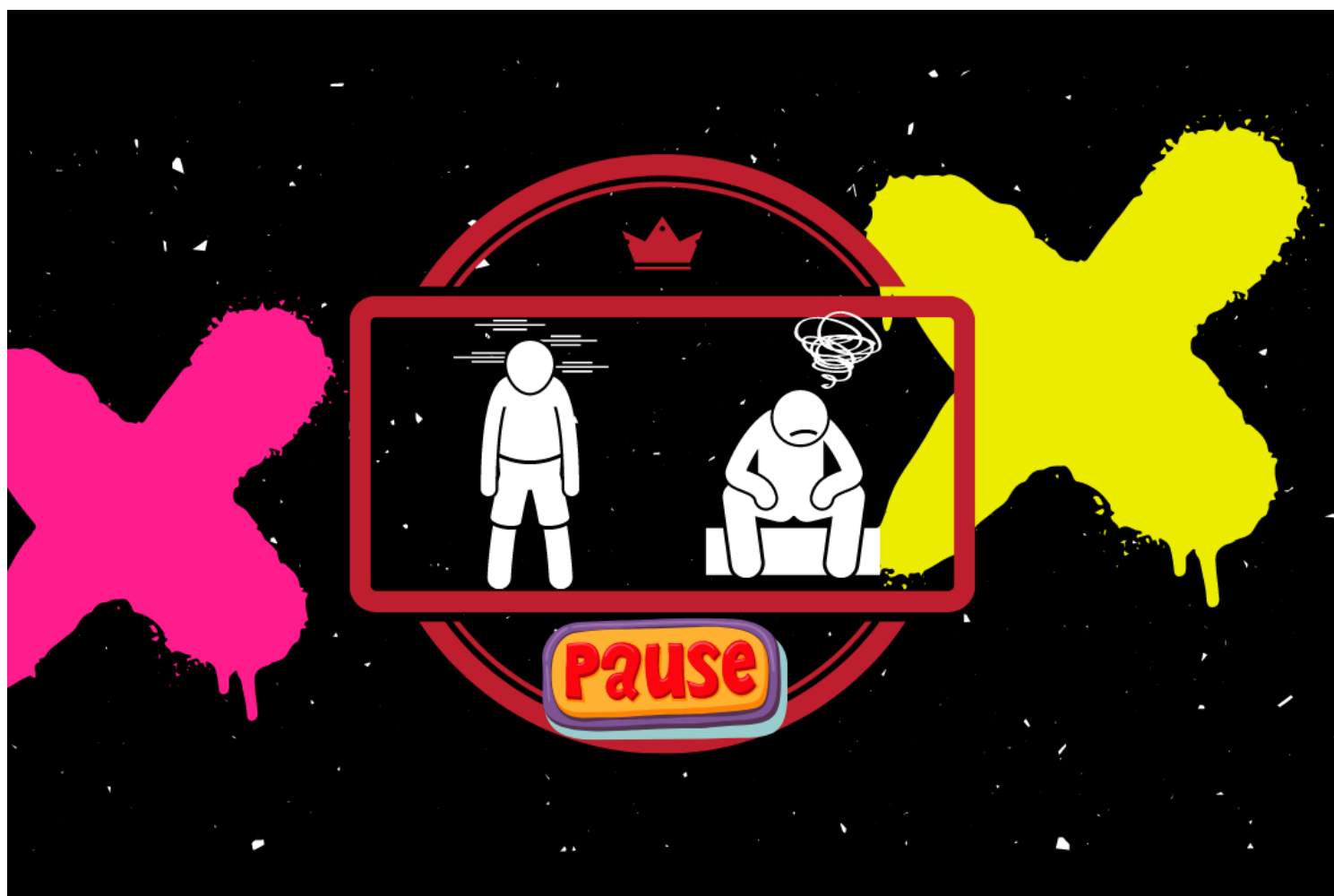


等待版号，两个深圳游戏人的五天，或者更长

未知是最可怕的：版号停到什么时候？如果版号一直不来怎么办？如果版号来了，申请不上怎么办？



特約撰稿人 科兴之狸 | 2022-04-23

Game ON

【编者按】在今天的中国大陆，无论是海外制作还是国内研发的电子游戏，都需要经过官方审查，才能得到发行版号，合规面市。版号的审批过程漫长而不透明，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规则，譬如对于血腥暴力、

政治敏感问题的禁忌，每个游戏的审批过程中都可能被挑出几十条大大小小的问题。开发者需要针对这些意见，予以修改，或者根本没有修改的机会。

近几年来，大陆游戏从业者经历两次旱情，第一次是2018年春季开始，持续了九个月的版号冻结；第二次是去年七月开始，今年四月结束的冻结。4月11日，新版号下放的通知经过官方新闻、私人通道广泛传播到朋友圈、微博时，很多从业者都很激动地转发点赞，感叹这是这个春天最好的消息。考虑到上海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中枢重镇，很多目前隔离在家的发行商、游戏研发人员都半开玩笑说，也许这是上面为了丰富上海人虚拟生活而在法外开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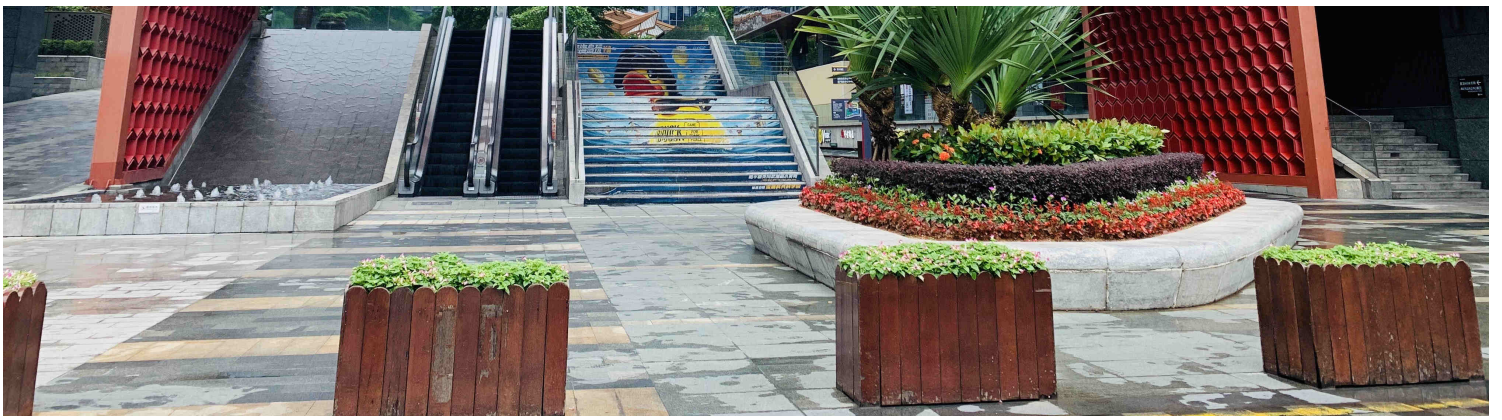
不管如何，无法预测的冻结周期、越来越少的过审游戏、愈加严格的审查规范，以及今年鼓励创作正能量游戏的官方讯号，都使得游戏产业从业人员战战兢兢，大部分游戏开发和发行都在积极投身“出海”——放弃中国，直接去海外发行，或者开拓新市场，或从steam等国际平台曲线救国，把游戏卖给翻墙上网的中国玩家。当然，也有人精心研究新的动向规则、咀嚼“正能量”的意义，尽力作出去政治化、去道德化的游戏。

本文作者是在大陆游戏产业内的从业者，经历了近几年越来越紧的管制与越来越暗淡的行业前途，ta 创作了一个五幕剧本，希望通过文学的方式分享一个行内人经历的荒谬与无助。

第一幕 2022年5月28日，上午10点

科兴科学园附近的某花圃。科兴科学园位于深圳南山区科技圈，这里有近百家游戏公司，创造了中国游戏产业一半的产值。





科兴科学园，作者提供

游戏开发者张大驴坐在花圃外围，弓背，手臂松垮地耷在大腿上。他偶尔抬头看向科学园的几栋摩天大楼，看向源源不断涌进大楼的人群，又垂下头去。他的朋友和同行李二狗走了过来。

张大驴：（垂头丧气）狗哥来了。 李二狗：（关切地）还没消息吗？

张大驴：（摇摇头）没有。

李二狗：没事，我以前也像你这样，大学毕业前几年，想东想西，过分忧虑，像个小老头，不舒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想也是瞎想，日子总是能过。

张大驴：（心不在焉地）是吗？ 李二狗：大驴，说句心里话，看见你来深圳我很高兴，

张大驴：我喜欢这里。无论什么时候来，科兴永远这么年轻、积极、活力四射。让我想起早些年在这里工作的时候。

李二狗：我记得你是2017年来的？

张大驴：是啊，那一年我刚从大学毕业，从香港来深圳。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身份我都不要，明明就差两三年就拿到了。我爸妈气得要死，但我拍著胸脯跟他们说，香港身份没什么了不起，内地才是热土——真正的热土。我相信一定能搞出点名堂。我想得很清楚，香港不是做游戏的好地方。香港有自己的那套叙事，那不是我的叙事。我以为我在内地一定会有出路，谁知道会走到今天？

李二狗：别这么说，多半还是有希望的。

张大驴：希望，什么希望呀？全完了！我来深圳5年了。房租贵得要死，游戏版号也没消息，公司里人人跟挣命似的，结果最后啪一下，都没了。这些年游戏人日子不好过，以后只会更糟。

李二狗：你能撑到今天已经很棒了。游戏公司2018年死了一批，2021年又死了一批。成千上万地死。上个月版号重发，我看媒体报道，拿到版号的公司有好几家都没等到这天，早就倒闭了。

张大驴：孩子死了，奶来了。上个月重发版号的时候我心里就没底。去年7月不知道为什么停发，上个月也不知道为什么重发，之后还有没有版号，谁也说不准。

李二狗：等等看，等等看。 张大驴掏出手机，点开其中一个置顶的微信群，把手机递给李二狗看。

张大驴：看看这个游戏，这个说月底版号就下来，对吧？还有这个公司，说后3个月都没有了，这次是清存货，还有这个，就猫脸头像这个人，说以后版号会放开了。都跟这儿瞎猜呢。

李二狗：等著吧，等著就知道了。 张大驴：我等得还少吗？ **第二幕**

2022年5月29日。同一时间。同一地点。



国家新闻出版署游戏审批页面。作者提供

张大驴还是坐著。花圃和昨天相比没有任何区别，张大驴穿著和昨天一样的衣服。科兴科学园的人还是那么多，还是那么年轻、积极、活力四射。世界想必是属于他们的。张大驴心想，那我呢？曾经世界也是属于我的。

和微信群都加了一大堆，小道消息在群里流传，说是什么国务院机构改革，广电总局拆分……全是政治敏感的、危险的话，我看了这些字眼都害怕。

李二狗：是的，国务院机构改革，新闻出版的活儿就从广电总局分出去了，连著版号审批的事儿一起，都分给了中宣部。

张大驴：（声音有些发颤）这个名字最好还是不要说了吧。

李二狗：私下说说没事。私下里什么都说。

张大驴：那年一停就是9个月。国内国外想在中国发行的游戏，版号审批都停了。

李二狗：9个月说长也不长，一个正经游戏的开发周期基本上都比这长。

张大驴：那是在今天的立场上，马后炮才能这么说。当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这种未知才是最可怕的。版号停到什么时候？手上的活儿还干不干了呢？目前这个方向能不能继续做下去？玩法和题材会不会过时？如果版号一直不来怎么办？如果版号来了，要求也严格了，我们申请不上怎么办？你也知道，之前行业里挺热闹的，这事儿一出，钱都跑了，投资人先跑，然后从上到下缩减规模，大公司、发行商、开发组，传到我们这儿，都是大势已去了。

李二狗：你说得有道理。那你当时那个类《空洞骑士》的玩意儿，最后怎么样了？

张大驴：没做完，烂尾了。我们这种小公司，有的被腾讯看上，给一笔钱买了，或者被风投看上给一笔钱投了，要么就是游戏签给发行商一笔钱然后吃分成再做下一个。结果那年版号一卡，全行业收缩，三条路都走不通了。大家觉得没希望，怕这怕那的，心气儿就散了，同事们走的走，裁的裁，少了大半。

李二狗：是惨。跟你比起来，我那会儿算是幸运的。

张大驴：是吧，我们可不像你们这种大厂，手上同时攥著好多个项目，现金流又充足，哪怕受到打击，总归是死不了的。

李二狗：也是。当时老板跟我们说，安心做游戏，别的事情都不用管。 张大驴：没裁员？

李二狗：（仔细回想了一下）也有裁，但肯定不是最近这种整个项目、整个部门的裁法。当时也就走了一两个人，但我们这种大厂来来去去也是常有的事，留下来的人也不觉得会因为版号停发的问题被裁。

张大驴：大厂也有大厂的好处。你当时做的什么？

李二狗：什么来著？哦，是个三消。MMO是再早一些的事了。我至今想起做三消的那段时间，眼前就花花绿绿的一片，难受。（三消特指休闲游戏中玩法主要为消除相似相邻的游戏元素的游戏，例如Candy Crash）

张大驴：三消啊，容易过呗。（语带讥嘲地）人畜无害。

李二狗：我知道你看不上三消，我们搞三消的也没人喜欢三消。不是说三消这个类型不好，但没多少人是为了做三消而来到这个行业的。三消有三消的好处，版号刚重发我们就拿到了，就在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名单里。一切又好起来了，我们的部门又开始招新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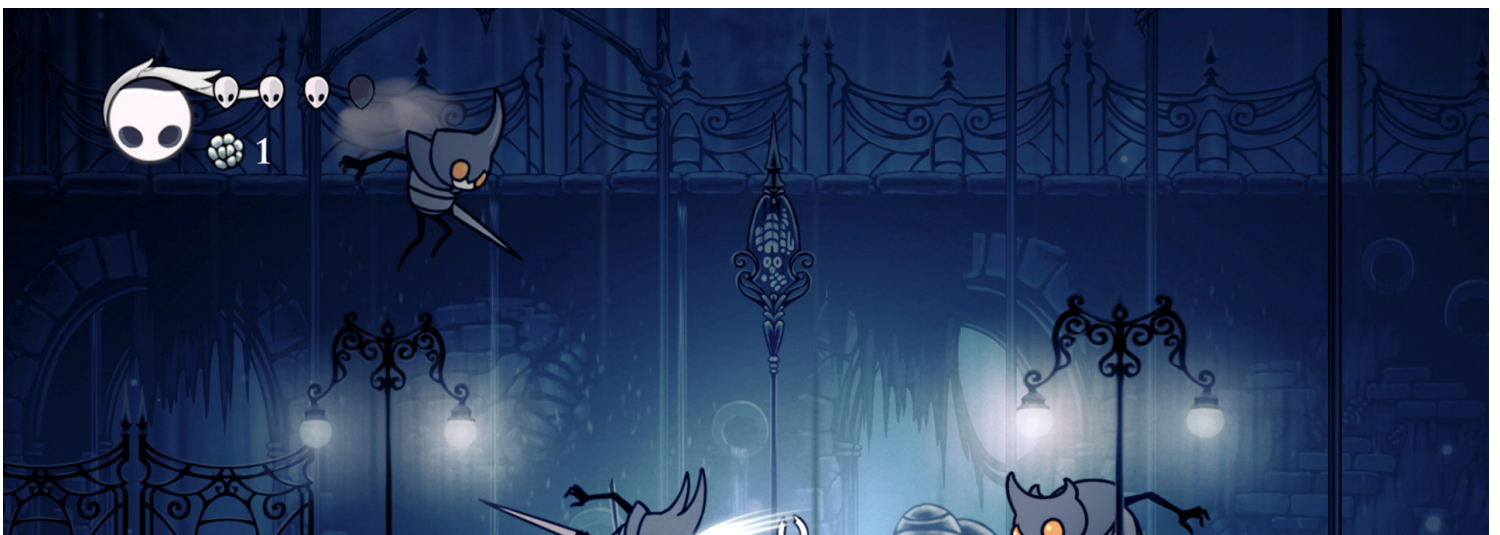
张大驴：哪有好起来？狗哥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，版号重发不代表回到过去。像你说的，刚有版号的时候，版号只是个手续，每个月都有好几百个游戏通过，但版号重发以后就不是这样了。刚重发的那两三个月还有一百多、两百多个，2019年4月以后，每个月能过审的游戏都不超过一百个。好起来？（冷冷地）哼，不如说是烂到根里了。

李二狗：（沉默了一阵）可是人要活下去，是不是？

张大驴：才能什么？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？表达自我？狗哥，你也在游戏行业里呆了十几年了，这家大厂你干了快十年，你还能跳出来做自己的东西吗？你还有——还会有自己的东西吗？你能保证三消永远不惹麻烦吗？你能保证5年以后每个月还能通过几十个游戏？万一每个月只剩下30个游戏的指标呢，20个呢，10个呢？你能保证作品永远不出错，回回都在版署的名单上？你能保证版署的版号永不停发？

两人都沉默了。张大驴掏出手机看了一眼。 张大驴：还是没有消息。

第三幕





空洞骑士。作者提供

第三日。同一时间。同一地点。

张大驴仍是坐在那个花圃上。花圃和昨天相比没有任何区别，张大驴也穿著和昨天一样的衣服。他手里夹著根烟，烟是昨天从李二狗那儿讨来的。张大驴过去不爱抽烟，哪怕研发到了最紧张的时期，整个程序部门都烟雾缭绕，跟个仙洞似的，他还是不怎么抽。他会抽，只是不知道抽烟有什么好的，真能让人平静下来？他偶尔抽几根，也只觉得晕眩。

附近巡逻的保安已经注意到了这位怪人，但科兴科学园的怪人实在太多，比这更怪的也有——他当值的时候就有人从楼上跳下来，还不止一个，有的都是职场老人了，甚至还有拏著几百万的年薪的，不知怎么想不开了。就前几个月的事。保安想不通，能进这样的公司还会跳楼？你说奇怪不奇怪？

李二狗拎著一条烟来。这回他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张大驴：狗哥，你用不著天天来。我在家里也是等，在这里也是等，这里还热闹些。你又是为什么呢？

李二狗：我心里也闷。现在这个行业不如以前，你以为我日子还能过得舒坦？你以为我心里没有怨愤？不如来陪你一起等著，跟你说说话，互相也有些安慰。

张大驴：狗哥，你认吗？ 李二狗：这个问题问得不对。不要问认不认，而是问，不认能怎么样？

张大驴：有时候我真想干死他们。 李二狗：他们是谁？版署领导？还是中宣领导？还是……

张大驴：（瑟缩了一下）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
李二狗：所以我说，不认能怎么样？这又不是从游戏版号才开始的，也不会和游戏版号这里结束。我们国家的各类出版物从来都需要备案和审查。在游戏之前，书、电影、电视剧、唱片、综艺节目，哪一样能不受上头的监管，哪一样能自由自在？

张大驴：（咂摸著一个词）自由。

李二狗：我们也不是没有相对自由的时代。你那会儿还小，可能还没出生吧？我们有过好的书、电影、电视剧、唱片、综艺节目，当然也有过好的游戏——虽然相比起前面几种来说是最少的，但最后，都没有了。

张大驴：一开始游戏不是不用版号的吗？

李二狗：是，一开始乱得很，啥号也没有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大概2008年左右吧，国外进口的游戏是要版号的，是为了“扶植国产游戏”。国产游戏理论上也要版号，但是不需要等著批准才能收费，那会儿国产游戏叫“备案制”，就是说你备个案就行了。后来我们恰好赶上了智能手机的一轮风口，移动游戏在中国这儿发展起来了。事儿大了，管事儿的人也就来了。

张大驴：我刚回到内地那阵子，还以为游戏版号就像书号一样，随便申请一下就有了。

李二狗：大驴，有时候你还真有种天真的小外宾气质。我们国家的书号也不是申请一下就有了的，只有具备相关资质的出版社才有书号，你要出书的话，就要花钱买出版社的书号，书稿也要交给出版社审校——而且现在书号也卡了。你听说21年书号发放数量是20年的一半甚至更少么？你也没太在乎吧？我跟你说，实体出版行业早已经惨到叫都叫不出来了。

张大驴：哦.....

李二狗：游戏版号从申请上讲比书号更难，备案变成审批，不审批就不能收费。最早是先向地方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再报到版署和中宣部审批，后来搞试点，上海、北京、重庆几个地方的出版局可以自己发版号，再后来是总量控制.....反正从来就不是个随便的事儿.....

张大驴：我现在已经熟悉这个系统了。所有游戏开发者都面对著两个难关，一个是打通获得版号的渠道，另一个是达到版号的内容标准。

李二狗：从根本上来说，这不仅仅是游戏开发者的难关，也是这里其他文艺创作者的难关。你看现在还有几本看得过去的新书，还有几部精神正常的电视剧？这都是审查制度的福报，但审查制度才不在乎。

张大驴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腾，为什么一定要折腾我们？

李二狗：在这里生活，谁不受折腾？，别瞎想了，瞎想只会让自己更难受。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没有思想也能凑合著过。

张大驴：可是我不能不想，我这些日子总是在想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到深圳的？我以为我能做出一番事业，哪怕只是做出一个我喜欢的游戏，然后让别人能玩到它呢？为什么这也不行？到头来只是等待、等待、等待！所有东西都在等待中浪费了！

李二狗：这些事情你早该知道的。

张大驴：（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，转头面对李二狗）你们当时做的三消还活著？ 李二狗：还活著。

张大驴：之前做的MMO也还活著？ 李二狗：听说数据不如以前好看了，但是能活。

张大驴：是啊，市场上就只有这些东西了。 李二狗：只有这些东西了。

张大驴：这种市场！既配不上开发者，也配不上玩家。 李二狗：以后也是这样。

张大驴看了一眼手机。群里的人已经不说版号了，现在的世界新闻太多，他们在说上海的疫情。版号的话题被暂时搁下去了。

第四幕



第四日。同一时间。同一地点。

张大驴仍是在那个花圃边。这一回他躺在地上。谁也不知道他的每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。他还是穿著同一身衣服，身上隐约散发著一股霉味。李二狗的精神也不太好。他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来，绕著花圃走了一圈又一圈。

张大驴：能别走了吗？ 李二狗：（停下脚步）对不起，打扰到你了吗？

张大驴：看著心累。你回来坐会儿。等我睡著了你再走动。 李二狗：你每天就在这儿睡？

张大驴：在这儿睡，在那儿睡，都一样是睡，有什么区别？要紧的事又不是睡，而是等。

李二狗：话说回来，你们这次申请版号的游戏到底是什么？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你呢。

张大驴：（惨笑）是什么呢？这两天我也在想，但总也想不起来。好像有只小虫子在我的脑子里啃，把我的意识都啃完了。我只记得那是很好很好的作品，是我的心血，我的梦想，我这5年来在内地所有冒险的总和。

李二狗：你有考虑过出海吗？ 张大驴：我知道这两年人人都在考虑出海。

李二狗：就这么说吧，从大公司到中小型工作室都在往外跑。大家都不傻，国内做不了的生意，国外也能做。

张大驴：我知道出海是条出路，但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出海。忽然去一个不熟悉的市场，为文化背景不相通的人做东西——等我回来干嘛？而且出海这事儿风险太大了，我们工作室又太小了。任何一个决定都会伤筋动骨。

李二狗：好吧，如果一定要在国内发行的话，要不要试试买个号？有些皮包公司手里可能还有？你的游戏改一改，说不定也能套进去。虽然风险不小，而且你们也不一定出得起这钱……算啦，这不靠谱。

张大驴垂著头，不说话。 李二狗：大驴？ 张大驴：我累啦。

李二狗：但你总得想个法子，把这事儿了结了。老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

张大驴：什么法子呢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要么改一改卖给海外市场，要么改一改套进其他版号的空壳里？那我这一路走来图的是什麼？如果只是生意，只是活著，那我在香港卖保险也一样能过，我何必上深圳吃这些苦？伤这些心？

李二狗：实在不行，你就回香港去。回香港去不是蛮好的？大不了就是这几年白干了，以后的路还长著呢。

张大驴：狗哥，我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，你明白吗？香港人有香港的故事，内地人也有内地的故事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亲眼看到香港人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叙事的——以文学，以电影，以纪录片，以游戏，以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——表达是有力量的，表达是能改变世界的。我很喜欢香港人的故事，但我自己始终都是故事外的人。我的故事在这片土壤上。

李二狗：我知道。

张大驴：我回到内地来，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，属于我们的故事。如果这个故事能被人听到，能获得一些回报，我还可以讲很多很多个故事。

李二狗：我知道。

张大驴：出海是因为我们够好，够强，够厉害，我们高高兴兴地跟世界分享我们的文化。但如今的出海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呢？这难道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？这其中难道会有什么表达和叙事存在？

李二狗：我知道。 张大驴：狗哥，我不明白，这么好的一件事，为什么最后办成了这样。

李二狗：我知道。 张大驴：狗哥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没有工作了？

李二狗：（并不惊讶，淡淡地回答）是。

张大驴：我猜到了。群里这几天在传，有个项目组裁了九成的人，好像就是你那项目。

李二狗：我是2019年换到那个项目组的。还像以前一样，我们递交申请材料上去，有专门的同事来处理。以前都是这样，但这次无论如何都过不了。一审二审三审，反复改，反复递材料，又反复被打回来。

张大驴：再没找新的？ 李二狗：都一样。

张大驴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压抑，又掏出手机来看。

张大驴：群里说，上面有人辟谣了，关于二次元和赛博朋克题材的禁令是谣言。 李二狗：蛮好。

张大驴：游戏里的血还是只能是绿色的。但允许人死了以后滋出液体来，哪怕绿色的血也可以。这也算是进步了。

李二狗：蛮好。

张大驴：啊，版号新闻！有个大哥说这个阶段的审批量太大了，所以下一批版号会延迟公布，但最迟年内会有。啊，另一个大哥说，下个月就会有。他们俩吵起来了。

李二狗：蛮好。 张大驴：啥呀，老这么一句！我问你，你相信谁说的？

李二狗：（笑起来）血都是绿色的了，你让我相信谁？ 张大驴：（释然）你说得对。都是放屁。

李二狗：都是放屁。 李二狗：你那游戏里有绿色的血吗？

张大驴：（大笑起来，笑得脸都变形了）我忘记了。你别笑我，我是真的忘了！

张大驴：版号来了也没用了，是不是？ 李二狗：当然了。 张大驴：那我们在等什么？

第五幕 2022年6月1日。同一时间。同一地点。

14 责任编辑：廖 影 封面编辑：周哲宇

深圳新闻 看热点 SHENZHEN NEWS

2022年 6月19日 星期二 广州日报

湾区大观“园” <1>

编者按：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，作为产业发展重要引擎的产业园区，势必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，也会面临着白热化的竞争。我们开辟此专栏，是为观察湾区之图景，了解客观之态势。

如果视日本东京的秋叶原成为世界游戏宅男的朝圣地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大量游戏机和动漫元素，那么深圳高新区的科兴科学园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秋叶原。因为全国60%以上的游戏公司在深圳，而科兴科学园聚集了腾讯互娱、乐游游戏、墨舞集团、第七大道、创梦天地等国内游戏领军企业，以及其他

上百家游戏公司。除了游戏公司扎堆，科兴科学园还有近30家上市公司在这里办公。

为什么这些游戏公司会扎堆聚集在科兴科学园？科学园区在吸引和服务企业方面有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呢？带着这些问题，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了科兴科学园。

这里诞生手机里总

游戏公司员工跳槽不出科兴科学园

“我国游戏产业的顶尖人才几乎都在这里了，”科兴科学园负责人、正中集团企服业务总监赵春对本报记者说。赵春是位“游戏公司”员工，他经常互相跳槽，但往往在公司换了，办公地点还是在这里，因为他的游戏公司都在这里了，所以跳来跳去，都跳不出科兴科学园。

不仅是游戏产业的聚集地，很多互联网、金融等高科技行业精英也在这里聚集。赵春说，科兴科学园里最让他感动的工作氛围，是努力工作、走起路来脚不沾地，已经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。每天晚上10点之后，科兴科学园里大部分楼层仍然是灯火通明。所以科兴科学园

平6点到7点半，晚上8点半到10点，深夜11点半到12点，这些时间段在科兴附近都很难打车。

因为这种努力付出，科兴科学园用了4年多，已经涌现了超过30家上市公司，内地前十的游戏公司里有6家的总部选择了这里。如今园区内高达71%的客户为科技研发、电子

①②③深圳高新区聚集了腾讯互娱、乐游游戏、第七大道、墨舞集团等游戏巨头总部。

张大驴：其实没有人会得救的，对吧？这里已经烂透了，版号只是这里面最无关紧要的一件烂事。那，我们还等吗？

李二狗：不等了吧。 张大驴：不等了吧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

李二狗：接下来哪儿都能去。 张大驴：哪儿都能去。 他们躺著不动。 剧终